

# 父亲爱上镇隆荔枝

□陈树龙



2005年

我搬进惠泽南苑新

房，认识了新邻居新德兄。

6月的一个晚上十一点左

右，我洗完澡

正在看电视，新德兄打来电话，“我刚从镇隆回来，

赶紧下楼拿一箩桂味荔枝。”

我赶紧穿上拖鞋下楼。

新德兄说，下午刚摘的。

我说了谢谢

就提起荔枝回家。

我跟老婆剥荔枝吃，荔枝肉

晶莹剔透，吃起来又爽又脆，酸

中带甜，甜而不腻。老婆说，从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荔枝！

我上网百度了一下，原来镇

隆素有“荔枝之乡”的美称，历来

盛产优质荔枝，主要有糯米糍和

桂味两个品种，远销国内外，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我对老

婆说，原来我们身在福地啊！

第二天，刚好父亲来电话，

我说，我明天寄两箩荔枝回去给

你尝尝。父亲说，不用不用，今

年老家荔枝大丰收，这边的荔枝

很便宜，才两块钱一斤，不用浪

费钱。我说，你尝一尝世界上最

好吃的镇隆荔枝，包你吃完回味

无穷。

虽然父亲连连说不用，我还是

托班车寄了两箩回去，一箩糯米

糍一箩桂味。

父亲以为两箩是装谷子的

两箩，还叫妹夫叫了部三轮车去

车站提荔枝，后来才知道是十斤

装的竹箩，这事有时说起还当笑

话。但父亲后来说，就是真的是

两个箩，还不够大家解馋。

荔枝到家后，父亲叫上妹

夫一家一起品尝。还没吃完，

父亲就高兴地打电话给我，太

好吃了！太好吃了！还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荔枝！酸酸甜甜的，

肉厚核小，又爽又脆。老家的

荔枝跟它根本没法比。几个外

甥啊你争我抢，你妹妹怕被

他们吃完，赶紧捧上一把藏起

来留给我。

我说，新邻居是镇隆本地人，

专门找人一摘下来就送给

我，我立刻开摩托车送到车站，

托运回去。杨贵妃是“一骑红尘

妃子笑”，我是“一路灰尘桂味

香”啊！

父亲笑着说，好吃是好吃！

就是价格比老家的贵！

我说，那当然啦，那可是世

界上最好吃的荔枝！够不够吃

啊？

父亲说，我也不敢多吃，就

是几个外甥吃完还问，舅舅什么

时候再寄镇隆荔枝回来啊！

我说，过几天，我再托两箩

回去。

第二年的6月，又到了荔枝

季节。我正准备托邻居摘两箱

荔枝回去。父亲来电话了，说，

今天买了几斤老家的荔枝来吃，

核大肉薄，太甜。还是去年的镇

隆荔枝好吃。前几天，你那几个

外甥还在问，舅舅什么时候再寄

镇隆荔枝回来啊！

我说，已经托邻居去摘了。

办完托运手续，我打电话给

妹妹，说，荔枝已经托运了。爸

爸打电话给我说，几个外甥还在

念叨镇隆荔枝啊？

妹妹说，你跟爸爸通电话的时

候，我也在旁边听着。爸爸是拿外

甥当借口吧！

## 流云天上过

□王维



碧滟楼为叶亚来出资捐建 惠宣供图

## 黄洞村：山海之间，别有洞天

□唐丽萍

惠州是座山水城市，有很多地名跟历史传说或地貌特征有关联，有很多风景绝美的小众秘境值得我们去打卡。

比如良井镇的黄洞村，离市区不到一小时车程，地处山海之间，风光秀丽，陌上花开，别有洞天，能给人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撩面惊世人”的惊喜，特别适合垂钓、戏水、采摘、露营、烧烤、闲游，亲朋互动，组团聚会，尽情地放空自我，享受生态田园生活。

6月10日，烈日当空，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在黄洞村举行优秀作品朗诵会。会后，我问黄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叶国良：“黄洞村的洞在哪里？有多大？”

叶书记哑然失笑：“我们村有山，有水，就是没有洞。”

“哦？”我满心狐疑，又问：“那为什么叫黄洞村呢？”

叶书记不紧不慢地为我解释：

黄洞村面积只有5.5平方公里，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盆地，东南三面环山，北面为黄洞水库。很早以前，这里的山都是连绵起伏的光头岭，每逢下雨，山洪倾泻下来，形成黄泥滩，深一脚浅一脚，只有水库旁边有一条小路能进出。而这一带原来归属时化区域，这条小路必经时化老良村小组的黄姓村落，远看像一个洞，故取名黄洞村。

其实，这种取名方式在岭南地区客家村落并不少见，有个名叫张仕洪的先生，曾对此做过深入调查。他发现惠阳县秋长镇有个白石洞村，其源于进出村子的山路四周都是灰白色的石头。新圩镇东风村有个赵洞村小组，此前这里就有赵姓人家居住过。由此可见，黄洞村这个名字确有来头，并非凭空臆造。

现在的黄洞村与黄洞水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山水情缘。要想进村，不管你从哪里来，走哪一条路，都必须经过黄洞水库。阳光下，碧水荡漾，芦苇摇曳，像天然形成的护村湖，守卫着黄洞村的宁静，自然，祥和。走进村子，风

是清新的，水是甘甜的，山是青绿的，土地是肥沃的，鸟儿是兴奋的。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山水风光，有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有应接不暇的农家乐，有取之不尽的耕读文化，还有听不完的传奇故事。

原来如此。我不禁耳根发热，感到自己刚才的提问幼稚可笑，夹有自作聪明的成分。

我记得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曾这样描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一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仔细回味，这里的“口”不就是“洞”吗？古有“武陵人”舍船入洞发现桃花林，今有我们以车代步探访黄洞村，结局皆豁然开朗，惊喜连连！这种跨越时空的巧合竟如此奇妙，如此有趣！

黄洞村现在有村民560多人，大都为叶姓。听村里的老人说，很早以前，曾有蔡姓、程姓等姓氏人家在这里居住过。别看黄洞村是一个小小村落，它在历史上经过三次迁移，最早的黄洞村不是在山边，而是淹没在黄洞水库底。

第一次迁移：大约在400年前，黄洞叶氏祖宗公由现在的梅州五华迁徙过来，在黄洞水库库区建村落户，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形成桂花岗、田心村、陈屋、曾屋、肖屋等5个自然村。村民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开垦出1000多亩良田，精耕细作，种植水稻、番薯、梅菜等农作物。优质的“黄洞米”糯香流脂，产量高，销量好，远近闻名，一时成为米市上的抢手货，村里专门修建了一个存放稻谷的大粮库。

第二次迁移：1958年，根据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和农业灌溉的迫切需求，黄洞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早就准备好了猎枪和子弹。那个日本军官如果贸然进村，岂不是自投罗网？从黄洞村移居香港的年轻人吓下，听到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声，毅然回乡参战，担任东江纵队武工队队长，与日寇面对

民都难以忘怀。全村男女老少从老屋里走出来，关门落闩，在村口集体跪拜土地爷，然后手提肩扛，扶老携幼，难舍难离，一步三回头，挥泪告别。

尽管所有村民都得到顺利安置，但村里的老人没事就到水库附近去转悠。他们发现在山脚下有一块狭长的小盆地，环绕着黄洞水库。心想，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啊！与其人在他乡望故乡，不如迁回到这里居住。几经商议，征得政府同意，1962年，黄洞村有了第三次迁移。村民们重回故里，撸起袖子，垦荒拓野，筹集材料，建房造屋，很快打造出一个新家园，依旧沿用原来的名字——黄洞村。

从此，村民们终于在“看得见山，望得到水，留得住乡愁”的地方安家了。每逢枯水季节，站在高处，眺望黄洞水库的水位一点点下降，显露出一些房屋、院落、道路的遗址，还有断壁残垣、基石红砖、破瓦碎片等物件。松软的泥石堆上横卧着一块安插旗杆的石碑，那是先人鼓励读书，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学子而竖立的旗杆底座。经常有村民指着那个方向告诉后人：看啊，我们的根就在那里。

黄洞村人在迁移过程中，对“安居乐业”和“家国情怀”有更深刻的理解，抱有更豁达和更强烈的奉献精神。抗战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想闯进村子胡作非为。当走到村口伯公坳时，白马居然不听使唤，夹着尾巴掉头就跑。日本军官气急败坏，只得放弃进村的念头。这件事听起来有点玄乎，但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当时东江纵队在这一带频繁活动，发动群众打鬼子，还在山上修筑了战壕，时时准备迎敌。黄洞村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早就准备好了猎枪和子弹。那个日本军官如果贸然进村，岂不是自投罗网？

站在黄洞村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我不再羡慕“武陵人”，也不再迷恋《桃花源记》，因为我脚下这块热土地，就是现实版的桃花源。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每一草一木，还有这里勤劳善良的人们。

面地较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光荣入党，抗战胜利后，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战役和广东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兵不解甲，直奔朝鲜战场，立下汗马功劳。还有另一名青年叶云珍，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队伍，成为惠东扩乡团战士，被捕后视死如归，牺牲在狱中。距黄洞水库不远的山边，有一块简陋的无名烈士墓碑，一块粗糙的红砖上刻写着“肖战士”几个字。村民每年都去祭拜，只知道墓碑里埋着一位女战士，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在哪次战斗中牺牲的。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叶国良是黄洞村土生土长的大学生，他最喜欢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计划期间，叶书记带领村干部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大胆改革，撤组强村；二是村企合作，绿色发展；三是固本强基，凸显文旅特色。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国家3A级景区申报工作，增设了许多新的文旅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市佳禾阳光生态农业项目落户黄洞村后，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教育资源充分利用，把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精心打造集研学教育、新型生态农业种植、休闲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已经建成了以“佳禾耕读”“归善里·陌上花开”“良井佳禾”为品牌的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和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吸收本地村民就业。旅游高峰期或丰收时节，实现“全村人”拿薪酬的喜洋洋景象。2024年黄洞村集体收入34.08万元，同比增长约13%。

站在黄洞村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我不再羡慕“武陵人”，也不再迷恋《桃花源记》，因为我脚下这块热土地，就是现实版的桃花源。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每一草一木，还有这里勤劳善良的人们。

## 蝉声悠扬

□李桂根

闲暇时，最适合去乡下走走，去亲近庄稼，闻稻香，听蝉鸣、蛙鼓，走累了，就躺下来看云。

日头攀上半空，蝉鸣渐稠，风挟裹着迷人的青草气息一阵阵卷过来。我躺在槐荫下的竹床上，双手枕枕头，静静地看云。云朵的模样瞬息万变，刚才还是蓬松的棉花垛，这会儿被风扯成了丝线；起初像一只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没多久却散成了蒲公英。云朵行踪不定，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一朵云从远处的山林间蒸腾上来，像是被一条丝线攥着般悬停在山顶，不经意间又飘到稻田上空去了。想起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抬头看云时那种豁达和淡然的心境，至今仍令人感慨万千。或许，王维也曾想过幻身为天地间的一片流云，跟随风儿流浪四方吧。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湖边看云更有一番意趣。湖面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整个天空。云影贴在水面上游走，与山林、水草的倒影交织缠绕，一阵风过，水草摇曳，涟漪四起，大片云影被揉成了细碎的光斑。恍惚间，仿佛看见了苏子与客泛舟赤壁时“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盛景。“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与一片湖水对坐，看天空云起云灭，看水中云影虚实相生，倒也体验到了几分天地须臾的况味。

夜里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早起推开窗，常看见白茫茫的云海漫过山顶，一座座山头像浮在牛奶里的小船。这时泡一壶茶，看着茶叶在杯里打转儿，漫

乡。”炎夏正午，热浪翻涌，嘹亮的蝉鸣与灼人的暑气交织，搅得人无法安眠。被搅了午梦的我们，索性拿起捕蝉的工具——面筋。和好的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洗出黏性十足的面筋，再缠绕于竹竿顶端。循着密集的蝉鸣，潜入树林，发现目标，屏息凝神，竹竿悄悄伸近，趁其不备，迅疾一靠，那鸣叫的精灵便被牢牢粘住，挣扎着落入我们的掌心。装蝉的布袋里，公蝉鼓噪高鸣，母蝉则扑棱着翅膀，好不热闹。

提着战利品归来，鸡鸭早已躁动。几只鸡伸长脖颈，乍开翅膀，踏着细碎轻快的步伐冲刺而飞；鸭子也不甘示弱，摇摆着笨拙的身体，“呱呱”叫嚷，仿佛在催促“快给我一个！”。鸡虽跑得踊跃，飞相却远不如鸭爽利。捏出一只蝉，掐去翅膀，先抛给鸡。鸡用喙反复啄弄，蝉发出凄厉的鸣叫，从清亮到嘶哑，直至呜咽，鸡往往折腾许久才能肢解一只。鸭子则大不相同：长颈一伸叨住，仰头几个干脆利落的吞咽，蝉便滑入嗓子。有时，鸡若动作稍慢，吃剩的蝉会被意犹未尽、眼疾手快的鸭子抢去。一次，鸭子抢了小母鸡的食，惹得护妻心切的大公鸡怒不可遏。它昂首挺胸，踱着稳健的脚步逼近，红冠如火，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风凛凛。鸭子毫不示弱，扑腾翅膀，摇晃身躯，摆开架势。目光如电，对峙一瞬，公鸡猛地前扑，尖喙直啄鸭头！鸭子反应极快，侧身翻滚躲过，随即张开扁嘴猛烈反击。公鸡腾跃而起，翅膀扑打……一时间鸡毛鸭毛漫天飞舞，上演了一出活灵活现的“鸡争鸭斗”图。

转眼数十载光阴逝去。童年林间的蝉鸣，蚊帐里静待羽化的知了，布袋中喧闹的俘虏，还有那场为蝉而起的鸡鸭大战……一幕幕清晰如昨，裹挟着夏日的热风与泥土的气息，在记忆深处悠扬回响，久久不散。